

戰時戲劇選

歐陽予倩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之十七

戰
時
戲
劇
選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蘆溝橋之戰.....	陳白塵	一
我們要反攻.....	夏衍	三二
羅店血戰.....	沈西苓	三六
我們打衝鋒.....	尤兢	六四
以身許國.....	尤兢	七一
再上前線.....	凌鶴	七六
最初的一課.....	孫瑜	七八
救國公債聯彈.....	歐陽予倩	八四

蘆溝橋之戰

陳白塵

——三幕劇

第一幕

時間：
地方：
人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傍晚。

蘆溝橋附近一村莊。

二姑娘：農家女。十八九歲。

毛姑娘：十四五歲。二姑娘的鄰居。

李貴：二十多歲。二姑娘的哥哥。

二姑娘的媽：五十多歲。

周老爹：毛姑娘的爸爸。六十歲。

潘振洲：二十九軍的士兵。

劉玉標：二十九軍的士兵。

日本兵一。

佈景：

日本兵二。

日本兵三。

日本兵四。

日本兵五。

永定河邊，茅屋數楹，前一片廣場，屋旁幾株垂楊。旁邊是個水塘，夕陽餘輝，照得到處作金黃色。

（二姑娘和隔壁毛姑娘倚在一株樹腳下乘涼。搖着芭蕉，哼着小調兒。）

二姑娘：（唱孟姜女調。）六月裏來荷花紅，日本鬼子進兵到關東，殺人放火不計數，血流

成渠遍地紅……

毛姑娘：（跟着調子哼。）二姑娘，你說，日本

鬼子在關東殺人，會不會也來殺我們呀？

二姑娘：你聽呀！（繼續唱。）七月裏來是七巧，

日本鬼子開到蘆溝橋，演習打靶沒休息，黃

豆高粱盡糟糕……

毛姑娘：蘆溝橋就是（指）那個大石橋嗎？

二姑娘：（點頭。）八月裏來是中秋……

毛姑娘：噯，二姑娘，什麼叫演習打靶呀？

二姑娘：傻子！日本鬼子天天打野操，你沒聽見

嗎？——那就叫演習就叫打靶！

毛姑娘：（想。）打野操是假打仗，是吧？

二姑娘：八月裏來……（恐嚇她。）哼！你看是

假的？北平來的學生說，終有一天會真的打

起來的！

毛姑娘：（恐怖地。）那又不跟關東一樣要殺

人放火了嗎？——哎呀……

二姑娘：你怕嗎？

毛姑娘：（稍停。）你不怕嗎？

二姑娘：我呀，（拾起地上樹枝作瞄射狀。）我

會放槍！日本鬼子沒有三頭六臂，怕什麼！

毛姑娘：（畏縮地。）日本兵的樣子真兇！一雙

賊眼，跟會咬人的大黃狗一樣，看了就害怕！

（遠處狗叫。）

二姑娘：不中用的傢伙！（唱。）八月裏來是中

秋，老百姓一心要報仇。若想天下再太平，齊

心殺盡鬼子頭……

毛姑娘：你真敢殺鬼子頭呀？

二姑娘：（氣憤地。）你看我不敢！（舉手作砍

狀。）噯！（左邊有人笑起來：「哈哈……」）

潘振洲：（聲音）好……

（二姑娘和毛姑娘大吃一驚，向左看了一眼，急背過臉去——不理他們。）

（潘振洲和劉玉標從左邊上。他們都着軍裝，但沒帶武器。每人手裏拿根柳樹枝，在耍着。接下去唱起來，但那調子裏還夾着老兵唱軍歌的味兒。從場子上緩步通過。）

潘振洲：（唱）九月裏來菊花黃，二十九軍開兵到前方。不要名來不要利，只要日本鬼子見閻王……（走近二姑娘。）小姑娘，唱呀！

（二姑娘跟毛姑娘頸項一扭，還是不理他。）

潘振洲：嘿，你不是要殺鬼子頭嗎？

二姑娘：（拖了毛姑娘轉身就走。）誰跟你講話的？

劉玉標：（拖潘振洲。）媽的，走罷！

潘振洲：（追二姑娘。）你不跟我講話——我

偏跟你講話！

二姑娘：（站下來，插腰向潘。）你要幹嗎？你再

這樣胡說八道，看我去報告你的團長！

潘振洲：（指鼻子。）你「報告」我好，怕你是

小舅子！

劉玉標：（拖潘走。）媽的！你想闖什麼禍！

毛姑娘：（恐怖地拖二姑娘回家去。）別睬他，

走罷！

二姑娘：（吐唾沫。）啐！滾你的罷！（轉身進去，

關上了門。）

潘振洲：呸！（舉起拳頭，對着關上的門。）媽的！

我，我……我揍你！

劉玉標：（掌他一拳。）你幹嗎嚷？

潘振洲：（氣憤地。）你管我幹嗎！

劉玉標：他媽的你想犯軍紀嗎？

潘振洲：放你的狗臭屁——誰犯軍紀？

劉玉標：那你跟人家小姑娘搗什麼蛋！

潘振洲：（認真。）你別敗壞我們二十九軍名

譽！你把我潘振洲當着什麼人？

劉玉標：（斜他一眼。）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我只曉得你調戲人家小姑娘！

潘振洲：（大怒。）放屁！

劉玉標：好，你賴了罷！

潘振洲：（被激得暴跳。）我揍你個丈人我，我

我要存心調戲她，我不是人養的……叫我

（指腦袋）吃他媽的開花彈子！

劉玉標：（反笑了。）那幹嗎偏要跟人家講話

呢？

潘振洲：（急。）這，這，講話算什麼，我碰也沒碰

他！

劉玉標：好了好了！「棉花店失火——不談！」

完了罷！

潘振洲：不談，不談……哼，你也別假正經，「刷

鍋把戴帽子——充人」哩——咳咳，我問

你：那末體面的小姑娘。你看了喜不喜歡？

劉玉標：（迴避。）你問我幹嗎？

潘振洲：（追問。）你到底喜不喜歡？

劉玉標：喜歡——他媽的人家小姑娘會看上

你這樣當大兵的——別做夢了，走罷，瞧人

家大門都關上了，別在這兒丟人啦！

潘振洲：呸！她關她的——我只問你：你到底……

……

（砰砰幾聲槍響，二人大驚。）

劉玉標：（急。）日本鬼子又演習了，走快點歸

隊！

（二人跑步下。）

（毛姑娘從門裏探出頭來然後走出門，再向內招呼。）

毛姑娘：走了。

（二姑娘出。）

毛姑娘：二姑娘，那傢伙怎麼專喜歡逗你講話？

二姑娘：討厭透了！

（機關槍聲步槍聲齊起。）

毛姑娘：（急掩耳朵。）哎呀！

二姑娘：（忿然地聽着，繼拉下毛姑娘的手。）

塞住耳朵就算了麼？

毛姑娘：我怕……

二姑娘：（坐在牆根下。）怕也沒有用！你得壯

壯胆子！

（沉思。）……

（槍聲不斷。）

二姑娘：（歎息。）莊稼又完嘍！（悠然唱起。）

……演習打靶沒休息，黃豆高粱盡精糕……

毛姑娘：……
噯，二姑娘，莊稼都完了，我們吃什麼呢？

二姑娘：（沉默不答。）……

（槍聲緊密。）

（二姑娘的媽和二姑娘的哥哥李貴推門

出來，張望。）

李貴：媽的，又打靶了！

二姑娘的媽：挨殺的雷打火燒的日本鬼子呀！

這這，這一來，莊稼還還有嗎？

（他倆向屋後張望着走去，隔壁的周老爹

——毛姑娘的爸也衝出來。）

周老爹：唉，怎麼又來啦？打野操！打野操！打到哪

一年呢？

（也向屋後走去。）

毛姑娘：爸爸，你別去！

二姑娘：媽，您也就歇在家裏吧！

周老爹：別管我，你好好在家看門，我看看就來。

媽：哼，歇在家裏有什麼用？莊稼都完啦……

二姑娘：媽，您去看又看出什麼來？

媽：你別管我，你別管我！

李貴：（眺望。）操他祖宗八代！坦克車又開到

田裏去了！

（向屋後跑去。）你們都在家，讓我去看看！

二姑娘：媽……

毛姑娘：爸爸……

（李貴周老爹，二姑娘的媽都去了。）

（天光漸暗。）

（二姑娘又坐下來，聽着槍聲。）

毛姑娘：（茫然地問着。）怎麼了呢？

二姑娘：（憤憤地。）怎麼了——打把鬼子趕

掉！

毛姑娘：誰跟他們打呢？

二姑娘：橋頭上駐的，不是我們中國兵麼？

毛姑娘：（想。）剛才那兩個大兵，就是的嗎？

二姑娘：唔。

毛姑娘：他能替我們打鬼子嗎？

二姑娘：唔。

毛姑娘：那，他們不都是好人麼？

二姑娘：（略一遲疑。）唔。

毛姑娘：（奇怪。）那你剛才怎麼不睬他們呢？

二姑娘：別胡扯！

毛姑娘：怎麼胡扯——你還罵他哩！

二姑娘：那，那……

（狗叫。）

毛姑娘：（抬頭。）看——那個人又來了！

二姑娘：（望，警告她。）當心——你別吵！那來的

的不是中國兵；是個日本鬼子！

毛姑娘：（恐怖。）哎呀！日本鬼子？我們進去罷！

二姑娘：別怕！我們不理他就是了——坐下來，

你別看他！

（二人背着身坐下。）

（日本兵一上——歪戴着鋼盔，袖子捲得

高高的，拖着一枝步槍，探頭探腦地走上

來。）

日本兵一：（見她們像貓見魚似的溜過去。）

嘿！（毛姑娘更接近二姑娘一點。）

日本兵一：（繞到她們面前，貪婪地看着她們。）

漂——亮漂——亮！

二姑娘：（怒目而視。）……

毛姑娘：（緊靠着二姑娘。）走……走罷！

日本兵一：（嘻皮涎臉地。）走……不要走！

……支那姑娘……歡喜你，我。（打算拉二姑

娘。）

二姑娘：（掙脫手，怒喝。）滾開！

毛姑娘：（躲在二姑娘身後。）走罷！

日本兵一：（強暴地攫住二姑娘的手臂。）不

要叫歡喜你（猥褻地。）我跟你（撮嘴作

響）……

二姑娘：（拚命地打他。）滾開！滾開！

毛姑娘：（驚叫。）爸爸……爸爸……李大哥！

日本兵一：（抓住她的雙手。）嘿！你打你打！

……

毛姑娘：

（向屋後跑去。）李大哥！李大哥！快來

呀……爸爸！快來呀！（下。）

二姑娘：

（用脚踢他，無效。使用勁向他手臂咬

了一口。）

日本兵一：

（護疼鬆手。）「八個鴉魯！」

二姑娘：

（乘機逃脫。向屋內奔去。）……

日本兵一：

（追去。）你跑！你跑！……

（二姑娘抵住門，日本兵一使勁撞門。相持

約一分鐘之久，日本兵終於衝進門去。）

（雙方撲打聲。）

（遠處吹歸隊號。）

二姑娘：

（聲音。）媽……

（李貴和毛姑娘奔上。周老爹和二姑娘的

媽稍後繼上。）

李貴：

在哪兒？（直撲進大門。）打死他王八蛋！

（日本兵一和李貴旋即扭打着出來。二姑

娘用抵門槓在後追打着。）

周老爹：

打打死這狗東西！

媽：

雷打火燒的畜生！打死了罷！

（衆人圍攻着。）

（歸隊號更急。）

（日本兵一急掙脫重圍，意圖逃走。李貴不

捨。日本兵急拔手槍向李射擊。李躲讓，日本

兵一乘機逃去。但頭上鋼盔落下。）

（李貴正擬追去。）

毛姑娘：

（指另一方驚叫。）哎呀！鬼子又來了！

（衆回顧。日本兵二、三、四、五等上。衆驚退。）

（日本兵都端着有刺刀的步槍向衆人逼

來。）

日本兵二：此地，我們的人有？

（衆人默然不答。）

日本兵三：我們的人，看見有？

日本兵四：我們，少一個人！知道不？

李貴：（昂然。）我不知道！

日本兵五：（向每人察看一番。）哼！（然後一

眼看到鋼盔，急抓起。）什麼？（指盔。）他呢？

什麼地方？

日本兵等：（齊舉槍向衆人逼近。）人呢？——

說！

李貴：不知道！

周老爹：我不曉得……

媽：雷打——我沒看見。

毛姑娘：我也沒……

二姑娘：（挺着胸脯，搖頭。）……

日本兵五：好——不說！（向其餘日兵。）放火，

燒！

（日兵四人分執周老爹，二姑娘的媽和李

貴等，李貴掙扎反抗，兩個日兵共同來縛住

他。）

（二姑娘乘隙引毛姑娘向屋後溜去。）

（三人被縛定後，日兵又用槍托敲李貴等

膝蓋，令跪下。）

李貴：（反抗。）我不跪！

日本兵五：（用槍打他的腿灣。）跪！

李貴：（倒地慘叫。）啊……

（日本兵二舉槍指着三人，其餘日兵跑進

屋裏去放火。）

日本兵二：（喝。）不准動——動，打死你！

（屋後火起，烟焰彌天。）

周老爹：（驚叫。）哎呀呀……火！
媽：（慘呼。）天啦……

（他倆都倒身痛哭。）

李貴：（挺身跪着，眼望着日兵的槍，快要冒出

火來。）哼……好……

（火焰上冲，哭聲震天。）

（幕落）

第二幕

時間：緊接第一幕。天已黑，新月初上。

地點：蘆溝橋頭。

人物：中國兵一——二十九軍士兵。

中國兵二——全上。

中國兵三——全上。

排長——屬於吉星文團守蘆溝橋的

某排排長。三十多歲。

吉星文：——三十多歲。三十七師某團

團長。宛平及蘆溝橋駐軍之最高

領袖。

潘振洲。

劉玉標。

李貴。

二姑娘。

毛姑娘。

日本兵一。

日本兵二。

日本兵三等十三人。

中國兵若干人。

佈景：蘆溝橋和永定河交叉在舞台右後方。

橋頭上堆起沙袋等防禦工事。河邊垂柳，掩映着一彎新月。玉石欄杆的蘆溝橋隱藏在

沙袋後面，黑暗中看去，彷彿一條長龍。

（中國兵一及二抱着槍在沙袋下蹲着。中

國兵三扛槍來回走趟子，向沙袋前眺望。）

（台上沉寂如死。）

（中國兵一、二低聲地開始了談話。）

中國兵一：怎麼着？——排長是領咱們來乘涼的？

中國兵二：你噤咕什麼？

中國兵一：我說，排長該是看咱們在營房裏悶得發臭，叫到蘆溝橋上乘涼來了。

中國兵二：哼，你媽的好自在，讓你乘涼哩！

中國兵一：他媽的，不是乘涼，你說幹嗎呀？

中國兵二：誰跟你「趕馬」「趕驢」的？——堆沙袋，放步哨，你說做什麼？

中國兵一：（冷笑。）哼，堆沙袋？那還不是「聾

子的耳朵——擺設！堆起來玩玩，裝個面子就完了，還會真的打？

中國兵二：（氣。）你媽的說話像放屁！——要打仗還會是假的？——那排長幹嗎帶我們

跑到橋頭上來？

中國兵一：跑到橋頭上來有個屁用！——要打得打到關外去！——哼，老子這份糧不想吃

嘍！一聲有路，老子到關外當義勇軍去嘍？

中國兵二：媽的，別儘在嘴裏嚷！你要去去你的，誰扣住你的腿啦？

中國兵一：誰能扣我的腿？——再不打，老子不

走，不是他媽人養的！

中國兵二：哼，那你就甭走啦！
中國兵一：他媽的你「保險」打？

中國兵二：你又敢「保險」不打？

中國兵一：打——要打早打了！豐台的事情忘了嗎？

了嗎？讓咱們弟兄做龜孫子，都不讓打！還說個屁！——咱們宋委員長在樂陵打馬將哩！

要會跟鬼子動一動手，我腦袋瓜子輸給你！

中國兵二：好！（吐唾沫。）一句話！這一回要不

打，我也把腦袋瓜子輸給你！

中國兵一：（吐唾沫。）一言爲定！

中國兵三：媽的！屍腦袋瓜子沒處送啦！——盡

講他奶奶空話！管他們打不打；打也得打，不

打也得打！槍桿子在老子手裏，不讓打，老子

自己兒打！

中國兵二：照哇！這才是人說的話！

中國兵一：（憤怒向二）人說的話！——媽的

我（指鼻子）不是人！我說過我不打的！

……他媽的上頭不讓你打，有個屁用？

中國兵三：上頭不讓打，也是真的。——可是上

頭也有個分別：馮師長跟秦市長不都要打麼？就是咱們宋委員長也不見得就是舜種。

——還不是那班長龜王八漢奸逼的？再說

我們的吉團長罷，誰相信他不打？

（橋的那頭火光冲天，遠處人聲鼎沸，中間

夾有槍聲。）

中國兵三：（驚叫。）哎呀！火

（衆人驚顧。沉寂。）

中國兵一：失火嗎？

中國兵二：還有槍聲！

中國兵三：一定是他媽鬼子幹的！

（潘振洲和劉玉標沿着沙袋奔上。）

劉玉標：（慌張地。）怎麼？怎麼？

潘振洲：（憤怒。）一定是日本鬼子在殺人放

火！

中國兵一：媽的，聽他燒麼？

潘振洲：聽他燒？——咱們一排人開上去！

衆人：對衝過去！

沙袋左右看不見的人：衝過去！

（排長奔上。）

（衆人敬禮。）

潘振洲：報告排長——日本鬼子已經在前邊

村子裏放火，咱們該衝過去！

排長：（嚴肅地。）弟兄們！安靜點！——現在還

有更要緊的消息：城裏吉團長來電話，日本

兵營裏說丟了一個士兵，硬要進城去搜查。

……

潘振洲：他媽的，又丟了人了！——鬼話！

中國兵二：要進宛平城搜查？

排長：是的，他們要進宛平城搜查。可是宛平縣

城是我們中國的土！地！我們不能讓他進城！

潘振洲：進城？——別做夢！他想過這座蘆溝橋，

先得跟我來拚個你死我活！

排長：對！蘆溝橋是北平的咽喉，也是宛平城的

門戶。要保守宛平城，先得保守蘆溝橋……

團長的命令：就叫我們堅守蘆溝橋，不得後

退！

中國兵三：排長！喬說了，咱們弟兄誰會後退也

不算！是中國人了！

排長：可是，弟兄們。團長還有命令：現在已經向

宋委員長請示去了，在沒有回電之前，我們

對於日本軍隊的通過，不許作戰事行動，只

能「和平阻止」！

中國兵一：排長，什麼叫「和平阻止」？

排長：「和平阻止」……「和平阻止」是……

……是不許他們通過，可也不許向他們放槍！

潘振洲：不許放槍？

中國兵三：不放槍怎能阻止呢？

劉玉標：這真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行麼？他要進城，就得……

中國兵二：……（接）打死他們！

排長：（嚴峻地）弟兄們！命令就得服從！——

這是軍人的天職！

中國兵三：但是排長……

排長：不服從命令，得受處罰！

潘振洲：處罰算什麼？——丟了口糧，八塊半；掉

了腦袋，碗大個疤！

排長：你打算不服從命令麼？

潘振洲：也得看什麼命令。不抵抗的命令，咱們

不服從！

衆人：對！

排長：（更嚴厲）誰說不抵抗？別人可以，我們

的吉團長會不抵抗嗎？（頓）吉團長有吉

團長的苦衷，他要保守國土。他也要服從命

令。（頓）弟兄們誰相信吉團長不抵抗的，

說。

（沉默。）

排長：（溫和地）弟兄們，我不會做賣國賊，我

不會做漢奸，你們該會相信。——那你們更

該相信吉團長！此刻，大家安心地保守着蘆

溝橋，不許退後一步。團長自然有辦法！（頓）

聽見沒有？

衆人：聽見了。